

彩虹公主

永远快乐不知愁的彩虹，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一蹦一跳，两条辫子摇呀摇，像个卡通片里的公主。

回家，按铃，来开铁闸的是陆家的女管家。

“邱妈妈！”

她咧开嘴，嘴边两个酒窝好深。

“我们的彩虹公主回来了，陆家又热闹了！”

“邱妈妈，今天下午茶吃什么点心？”

“杏仁批、鲜奶莲子羹！”

“唔，邱妈妈好偏心。”彩虹在撒娇：“两样都是立德哥喜欢吃的，你就只会向着他。”

“奇怪，你和立德的口味一向相同的。”邱妈妈关好门，替她接过书包。

“现在不同了嘛，我长大了嘛！你知道吗？吃甜品太多，会增肥的，女孩子长胖不好看。”

邱妈妈很用心的向她上下打量：“我看你再胖一、两磅更好看！”

“唏，谢了！”彩虹手一挡：“我现在刚刚好，那两磅留给立德哥，他人呢？他比我先下课的。”

“本来早该回来了，下课后和同学打篮球去了。”

“你看，立德哥就最会 KEEP FIT。他拼命吃东西，拼命运动，所以他永远不发胖，肌肉又结实，他回家吃饭吧？我要他教我数学。”

“他七点左右就回来！”

跑进客厅，看见陆太太，跑过去：“妈咪！”

“回来啦！又跑步！一脸的汗。”陆太太怜惜地用手帕替女儿抹这抹那，说道：“哎！还像个小孩。”

“我今天打垒球，好棒，我走了两个全垒，得到两分，哈！我将来一定会做个出色的垒球员。”

“又打球，怪不得全身都是汗，洗个澡才吃点心。”

“不要！打完球，肚子像空了一样，嘻，先吃两个杏仁批，唔！太甜，一个就够了……”

彩虹洗过澡，换了件橙色羊毛衣，米色萝卜裤，抄好笔记后，手有点麻，她跑出露台伸了一个懒腰。

突然她听见一点声音，是右面吧！右面的房子没人住的，业主去了西班牙。

她回过头，看见一个男孩子，坐着把一盆漂亮的盆栽放好。

好漂亮的男孩子啊！白皮肤、长腿、大大的眼睛，穿件粉蓝羊毛衣，帅极了，就是——太苍白了些。

他发觉彩虹看着他，笑了笑。

哗！他的笑容好迷人，也有两个酒窝的，好俊啊！

她也连忙展示她美丽的酒窝。

“唏！你是刚搬来的吗？”

他全心全意的在弄那盆栽，把一条很小的野草拔出来。“我叫彩虹，你

呢？”

他又去弄另一盆植物。

为什么不回话，听不到？是个聋子？不能说话！是个哑巴？

可惜！可惜！那么英俊、那么迷人，有气质，身型又好，这样的美男子又聋又哑！

“再见啰！”她向他摇摇手，跟着又埋怨自己：“他又聋又哑，打什么交道？多余！”

邱妈妈进来把校服拿出去，彩虹连忙叫住她：“邱妈妈，隔壁的陈伯伯一家不是移民了吗？怎么有个人？”

“陈先生把房子卖给姓蔡的，早上才来，你见过新邻居了吗？蔡太太？”

“看见一个聋子，他还是个哑巴。”

“有这样一个人吗？”邱妈妈弄糊涂了：“他们一家我都见过，蔡太太，他家大少爷，蔡先生没回来……你在哪儿见到哑巴？”

“露台！”彩虹说着先跑了出去。

邱妈妈跟着出去，一看，隔壁露台根本没有人。

“他刚才还在，在弄朵花，他还向着我笑呢！”彩虹指了指嘴角：“他跟我一样，有酒窝的。”

“他皮肤很白，高高瘦瘦很潇洒。”

“对呀！你见过他？”

“早上见过，他是蔡家少爷，才二十岁。”邱妈妈回到房间，拿走彩虹的校服。

“他好俊的，可惜是个哑巴！”彩虹泄气的说。

“他不是哑巴，你妈咪和他谈过话。”

“真的呀！”彩虹跳起来，攀到邱妈妈背上。

“为什么这样高兴？”

“我喜欢他，我要和他交朋友，”彩虹拍着掌，转着身，旋着鞋跟。

“你就喜欢漂亮的男孩子。”

“公主不应该配王子吗？他是白马王子，对不？”

“他是白，皮肤白，是不是王子，邱妈妈年纪大，不懂这些事，你妈咪说过，做好功课要陪她聊天。”

“还差数学嘛！立德哥还没有回来。”

“立德回来也不管用，他不是你的白马王子。”

是的！立德绝不是彩虹的白马王子，立德不是没有优点，聪明、勤奋，五官其实是不错的，但配在一起就太平凡，不够出色。他除了念书就是运动，因此肌肉结实，十分健美，可惜皮肤黑，彩虹喜欢白皮肤，所以立德虽然健硕，她就是看不进眼里。

她知道立德对她好，喜欢她。但是彩虹绝不会接受这份感情，邱妈妈说得好，他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脱离她的理想。

立德还有个缺点——倔强，平时还好，两个人斗气，他永远不会主动向她低头。

彩虹也不会向立德妥协，因为他不是白马王子。

彩虹靠在母亲怀里看卡通片，新闻报告的时候，立德才回来。

他进去，又出来，头发是汗，脸是汗，运动衣也湿透了，穿了件太空背心。

“妈说你等我！”

“唔！好臭。”

彩虹捏着鼻孔：“请把你的臭汗洗去才跟我说话。”

“汗不臭难道是香的？我又不是香妃。好！你嫌我臭，功课别问我，我怕熏死你。”立德往他房间走。

“彩虹，你真刁蛮，你看，气走了立德，没有人教你计数了。”陆太太含笑摇了摇头。

“我就不相信他能躲一晚，他总要出来吃饭的，他不教数学，我不请他吃饭。”

“你呀……”

“我就是彩虹公主啦！所有人都要听公主的话，邱立德有什么了不起，怎能例外？”

“你爸爸把你宠坏了！”陆太太捏她的脸。

“你和邱妈妈不喜欢我，不宠我？就是邱立德。”

“其实立德这孩子很不错。”

“他有什么好？我才不喜欢他，妈咪，我今天看见一个白马王子，他好英俊，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

“蔡乐宾吗？”

“蔡家的儿子，邱妈妈说你和他谈过话。”

“这男孩子的确好漂亮，他还是港大学生，听说他身体不大好，暂时停学，那么年轻，会有什么病？他面色是不大好，但人很精神。”

“港大学生？好呀！他也可以教我数学。”

“人家来休养的，蔡太太买房子，就是要儿子舒服，你别烦人家。”

“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会有什么病？一定是太娇贵，少晒太阳，少运动所以面色苍白。他是蔡家独子吧？难怪，他只要皱一皱眉，他妈咪就疑心他患大病了，根本没有事，况且，请他指点我数学，又花不了他多少精神。”

“你现在就去找他补习？”

“现在？恐怕不行了，我们还没有交谈过，你不知道他多骄傲，我自我介绍，他竟然不看我，唉！”彩虹靠在椅上，短叹长嗟：“看样子今天还要邱立德帮忙，妈咪，你去跟他说。”

“妈又没有做错事，是你骂人嘛！干吗找妈顶罪。”

“妈咪，你不疼我，”彩虹摇着母亲：“妈咪欺负我，我不干，我不要！”

“好！怕了你，吃过晚餐，我叫他到你房间。”

彩虹吃过晚饭回房间等立德，她仍然没有忘记和她贴邻而居的蔡乐宾，她走出露台，露台静静的没有人。而且，露台的落地玻璃窗都关上了，也拉上窗纱，不过透过纱可以看到室内有花，蔡乐宾一定还没有睡觉。在看电视吗？会不会和女朋友通长途电话？

“彩虹！”立德站在房间里。

彩虹慢条斯理的回到房间：“你终于来了，邱先生。”

“陆伯母叫我来的。”

“为什么不说她请你？这样，岂不是更有面子。”

“她是长辈，她叫我做事，我就得做。”

“我不是长辈，自然要请你了，哪！几何，请多多指教。”彩虹弯了弯腰。

“全部不会做？你上课魂游太虚？”

“不！不是全部。这、这、这，二十条数，三题有疑问，IQ 不算太低，也不至于上课人到心不到。”

“你听着，我只讲解一次！”

“我也只有空听你讲解一次。”

立德白她一眼，坐下来，开始画图……

彩虹把邱妈妈折给她的纸球抛来抛去。

到露台，又看见蔡乐宾，蔡乐宾在料理盆栽。

彩虹看见他，灵机一动，把纸球一抛，就抛到邻近的露台去。

“唏！唏！我的纸球在你的脚旁，对不起！我不小心，可否把球抛回给我。”

“我没空！自己过来拿。”

“由我的露台爬到你的露台？”

“一不小心，你会摔下去的。”

“纸球就在你脚旁，一伸手就可以抛过来，为什么要我跑到你家去……”说到这儿，彩虹停住了，他让她到他家去，不正是好机会？

她连忙跑出去，下楼，走出客厅，在花园碰到立德。

“风一样！你把我的书都碰跌了。”

“赶时间嘛，又不是有意的。”

“喂！彩虹！……”

彩虹没有理他，走出大门，到邻家，按铃。

一个白衫黑裤的女佣来开门。

“我姓陆，住在隔壁的。”

“啊！陆小姐，听邱妈妈提过，她家有位美丽的小姐。”女仆问：“找太太？”

“不，我掉了东西进来，特地来取回的。”

“在哪儿？是什么东西？我替你找。”

“一个纸球，在你少爷睡房的露台。”

女仆面有难色：“太太又刚出去。”

“是你家少爷叫我过来拿的。”

“是吗？陆小姐，请进来，请进来。”女仆马上松了一口气，她把彩虹带到楼上。

敲敲门：“少爷，邻家的陆小姐来看你。”

“进来！”

“陆小姐，请进去，我去倒茶。”

彩虹走进蔡乐宾的房间，这男孩的房间既整齐又清雅，她脚踏出露台，乐宾仍在修理盆栽。

“还不把你的东西带走。”

彩虹弯下身抬起球，“打扰你不好意思！”

“以后别再把垃圾抛过来，第二次我不会容许你踏入我的房间半步。”

“是你叫我来的，你只要把球抛给我就是了！”

“我有义务替你工作吗？”乐宾瞪她一眼。

“对不起！”

“还不快走？要我扔你出去？”

彩虹扁扁嘴，垂下头，哽咽的说：“打扰了！”

彩虹转身便走，蔡乐宾也回过头看她，脸上似有一丝歉疚。

但他没有留住她。

彩虹出去，刚巧仆人送茶点进来，看见彩虹游魂似的：“陆小姐，吃了点心再回去！”

彩虹把纸球撕了个片片碎，她从未见过一个人像蔡乐宾这样冷酷无情。立德是性子硬些，蔡乐宾根本是冷血，别说他是白马王子，就算天下无双，彩虹也不要再见他。

彩虹一连几天没出露台，有空宁愿和立德玩电子游戏机。立德不漂亮，不迷人，但他起码不会乱发脾气。

那蔡乐宾，哪儿是王子，简直是魔王。

不过彩虹这个人生气得快，恩怨也忘得快，过不了几天，她就忘了蔡乐宾这个人。

今天天气很温和，改穿件白衬衣，红棉背心和同色棉马裤，走出露台，吸了一口气，凉快啊！

“陆彩虹，彩虹！”

不是立德的声音，今天是他打球的日子。声音由右方传过来，她回头一看，啊！那白马王子正在向她笑。

这一回，轮到彩虹摆架子，心里已经不生气了，但总要显显颜色，彩虹公主呢！好欺负吗？

她两手交抱胸前，仰起脸，眼睛望着天上的白云。

“彩虹，我的盆栽开了花，第一次开的花，火红的，你看，好漂亮！”

唔！声音蛮动听的，是那种令人听了心跳的男性声音，彩虹心软了，何况她也好奇想看看那朵小花儿。

“你要不要看看？昨天开的花。”他又说话了，好温柔，一点都不凶。

彩虹眼睛瞄过去嘴里冷冷地说：“有什么稀奇？植物开花平常事，大惊小怪。”

“买花的时候，花屋的主人告诉我，要等半年才开花，我买回来不到一个月就开花了，我多幸运？”他今天心情真好，说了那么多话，不过彩虹的架子也摆不久，主要是没有那份耐性，她开始转身过去看花、谈花，两人好像从未发生过不愉快。

“我的手好麻，人也累了，你过来看花好不好？”

“好呀，”彩虹走了两步，又回去：“不了！上次你把我赶走，今天相信也没什么好招待。”

“上次我不舒服，心情又不好，我知道我太过份了。”他放下花盆，搓着两手，面有点红：“这几天我一直想向你道声对不起，可是自那天起我就没有再见你！”

“叫我看花是借口。”

“不！一方面我想道歉，另一方面盆栽开花我很高兴，我需要朋友和我分享快乐。”

“好！我马上过来，茶点招待啊！”到蔡家，女仆已开门等候，一路通行无阻，直到楼上，蔡乐宾的卧室房门也打开了。

彩虹跑到露台，接过那盆花欣赏了一会：“真的好漂亮，这盆栽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它本来叫什么名字，盆栽买回来我都为它们重新改名，这盆栽

开了朵鲜红的小花，由昨天起，我叫它红娃娃。”

“那么多盆栽都有名字？”

“大部分还没有，等它们开了花才给它们起名字。”

“算是奖励！”仆人把茶点送了进来，彩虹一边吃蛋糕一边问道：“你每天什么都不做，就玩盆栽？”

他垂下眼皮，他忧郁的时候那张俊脸也很好看：“除了玩盆栽，我还能做什么？”

“你是个男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跑步、打球、造模型飞机，弄好了拿到空地玩！啧啧！一时数不上来，应该还有很多。”

“我不能做剧烈运动，我有病。”

“你没有病，你只是运动太少，整天躲在家里没晒太阳，你应该上学，躲在家里消磨意志，根本不像个男孩子。”

“医生要我暂时停学，直接晒太阳我会头晕。”

彩虹放下茶杯，关心地问：“你到底有什么病？”

“贫血，严重贫血，我每个月都要输血。”蔡乐宾长叹一口气：“没有生病之前，我很活跃，比你爱动，常和一班同学朋友打球、爬山、游泳、跳舞，能玩的都玩。”

“我好像从未见过有人来看你，你的朋友呢？”

“全都离我而去，最初我患病，他们都来看我，很热闹，后来他们见我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嫌我闷，都不来了。”

“那些必然是酒肉朋友，不要也罢，雪中送炭才有意义，谁要锦上添花？”彩虹见他鼻尖红红的，她几乎也流下泪来，她弯下腰和他面对面：“如果你不嫌我太吵，我每天放学后来陪你！”

“在这个时候我还有资格挑这选那吗？我实在好孤单好寂寞，每天只有我一个人，我也怕见我妈，她老是想哭的样子。我实在很需要朋友，孤独令我变得孤僻，以前我不是这样的，脾气好，人又快乐！”

“怪不得我第一天跟你说话你不理我，大概孤僻性子又发作。”

“那两次实在不好意思。刚搬来，什么都不习惯，都看不顺眼，因此心情很差，没礼貌，又得罪了你。”他微笑，笑起来永远迷人，“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你多么大方、大量、有风度。”

“你只看到我好的一面，其实我的缺点连计数机也算不尽，将来你就知道了。”彩虹忽然问：“奇怪，我来了两次，都见不到你妈咪。”

“她打牌去了，每次我和她相对，总是不开心，她一看见我就想哭，令我有一种不祥的征兆，所以我看见她也不开心，结果，我躲在房间避她，她去打牌避我，这样，大家都好过些。”

彩虹想想，有个好主意：“吃过晚饭，我们去散步，屋子附近的街道，清静，树木又多。散步不算剧烈运动吧？相信你做得到。”

“我好喜欢散步，医生也叫我多散步，可是，只有一个人，散步多没趣味。”

“就由我来陪你，我走了，吃过晚饭来找你，你多穿一件衣服，虽然是春未，但外面风大。”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吃饭，吃过饭，我们就可以一起出门。”

“在你家里吃饭？”彩虹还没到过男孩子家吃饭。

“陪陪我，妈常出去，只有我一个人。”乐宾求着：“一个人吃饭，闷都

闷坏了，我根本没胃口，所以我吃得很少，我几乎每个月都瘦一、两磅。”

“怪不得你面色不好，贫血又营养不良，好吧！我就留下来陪你。”

蔡乐宾的孤独，陆彩虹的热情，真诚，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每天彩虹下课后，温习好功课，一定到蔡家陪乐宾，乐宾呢？每天见到彩虹才会展露笑容。

蔡太太却不知他们的感情。

“听说你和隔壁的小女孩做了朋友？”

“好朋友！”乐宾更正。

“你身体有病，是来休养的，我希望你好好休息尽快康复。”蔡太太抚着儿子的手。

“我现在好多了，”乐宾把手抽出来：“你不喜欢彩虹吗？”

“不是不喜欢她，只是在你休养期间，我不希望有人来烦你，明白吗？”

“她没有烦我，她带给我的是理想和希望，妈，为什么我喜欢的，你都不喜欢？”乐宾烦躁的嚷着：“你不准我做这样，不准我做那样，我都忍了，甚至你不让我游泳，我也放弃了。可是，如果你反对我和彩虹来往，我绝不妥协。”

“孩子……”

“你不喜欢她，我大不了搬出去，我毕竟也念过大学，虽然还未毕业，但我年轻，有手有脚，我不担心不依靠父母会饿死。”

“乐宾，你想到哪里去了？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我怎会让你受苦，我巴不得你多享福。”蔡太太的泪又来了：“你爸爸虽然不喜欢我，但是，他是最疼你的，你忘记他买下这间房子送给你？”

“单有房子也没有用，我需要朋友。”

“我不是不喜欢陆家的女孩，不过，听说她挺调皮，又爱闹，不分轻重，我怕她烦你。”

“我就是喜欢她调皮。”乐宾一提起彩虹，笑脸就露出来了：“我们家里暮气沉沉，她一来就热闹了，她的无忧、快乐，一直感染着我。妈，如果你真的疼我，我也要你对彩虹好！”

“好吧！”蔡太太点了点头。

这天，彩虹下了课没有来，到吃晚饭了，还不见人影，乐宾在饭桌上大发脾气，又不肯吃饭。

“看你，看你气成这样子，”蔡太太可心痛：“我早就说你养病期间不要交这种朋友，她贪玩又不定性，她将来还会气你的。”

“妈，你又说到哪里去了？”乐宾皱起眉：“彩虹可能有事，那是我和彩虹的问题，你不要参与好不好？”

“好，好！其实，你可以打个电话到她家问问。”

“我不要打这个电话，”乐宾是个固执的：“如果她还记得我，应该由她打电话给我。”

“你这孩子，唉！好吧！”蔡太太走到电话机旁：“这个电话由我来打。”

“妈！”乐宾冲上前一手捉住母亲：“请你不要管我和彩虹的事。”

儿子的手冰冷而且发抖，蔡太太是多么心痛：“你先吃饭好不好？饿了！”

“我不想吃饭！”

“我煮面，你喜欢吃面。”

“我什么都不吃。”乐宾气冲冲的走上楼梯。

蔡太太吃了几口饭，始终还是吃不下去，她也回卧室休息，分分钟留意儿子会发生什么事。

大概九点钟，彩虹来了。

“陆小姐，你怎么现在才来？”仆人为主人打抱不平：“少爷很不开心，连饭也没有吃。”

“为什么？又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你没有来陪他嘛！他还和太太吵了一架呢！”

“有这回事吗？”彩虹来到乐宾的房间，敲敲门：“乐宾，我来了！”

没有回音，旋了旋门球，门上了锁。

彩虹心里一惊，会不会看电视看多了，一时想不开，自杀去了？

“乐宾，乐宾，你在里面干什么？你可不要做傻事！”彩虹拼命敲门。

蔡太太闻声也跑出来，忙着问：“乐宾没事吧！”

“我也不知道，里面没声音。”

“妈，”烦躁的声音：“我们的事，你能不能不管？我才不会自杀那么傻。”

“呼！你真把我吓坏了。”彩虹松了一口气，刚才她真的吓怕了，当然，如果换了立德，她不会担心，因为立德是那种世界末日仍要争取活下去的人，他更不会为一个女孩子自杀。

乐宾就不同了，他悲观又多愁善感。

“你既然不想死，当然想找个人聊聊，开门让我进去。”

“你有话在外面说。”

“不方便呢！让我进来，好好向你解释。”

“妈，你回房间或者去打牌，好不好？”

蔡太太看看彩虹摇了摇头：“你们别再斗气了！”

蔡太太回到房间，彩虹贴着门说：“死要面子，你妈走了，你总可以开门了吧？”

“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死硬派！好，你既然不开门，我也不想两条腿受罪，我再问你，开不开门？”

“不开，除非你在外面道歉！”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好识趣回去，你听着，蔡乐宾，我走啦！”彩虹刚走到楼梯平台，乐宾门开了，他拉长脸，站在房门口。

彩虹得意地笑笑，昂头走进他的房间。

彩虹坐在乐宾的床边，拿了个苹果咬着吃。

乐宾鼓着气坐在一张安乐椅上。

“要不要听我解释？”

“没有人禁止你说话。”乐宾没看她，显然气未平。

“我有事，很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事？你不来吃饭，不要紧，但是，你起码应该给我打一个电话。”乐宾哼着。

“还打电话？我急都急疯了！”

“你每天不是上课就是玩，还会有什么急事？”

“就为了学业，明天我数学测验，昨天立德哥哥要我记二十条数，他曾答应过，我把数记完，他就回来和我温习，谁知数记完了，他连人影都不见，

于是我去大学找他，根本没有他的影子，又四处打电话，想尽办法也找不到他，我又急又慌，过去他替我补习数学，我是全级数学最好的，如果今天找不到他帮忙，我这个数学王的宝座一定保不住，唉！我真的急死了，他呢，到六点钟才回来，原来去参加球赛，我马上拉住他，要他替我温习好数学才让他吃饭，这个大问题解决了，我马上来看你，你还生我的气。”

“刚才我不知道。”乐宾松一口气：“对不起！”

“算了！这是误会。”彩虹并不介意。

“我反正有空，以后你数学有疑问，不用再等你的立德哥哥，他忙，我正闲着，我也是念理科的，而且数学特别好！”

“真的？”彩虹可真高兴，走到他身边拉着他的手：“你肯帮我，我以后再也不用受他的气。”

“你还可以来这儿做功课，有什么不懂的马上可以问我，起码我不会一声不响地去打球了。”

“太好了！”彩虹跳起来：“珍姐说你没有吃晚饭，你胃口又不好？”

“只是担心你才吃不下，其实我胃口很好！”

“我也没有吃饭，只是六点钟吃了两大块蛋糕，不过现在已经有点饿了。”

“我们一起吃面。”乐宾拉起她的手：“我吩咐珍姐煮面，吃了早点回家睡觉，明天继续做数学王！”

“有你帮忙，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就算你康复上学功课忙些，我也有两名补习老师。”

“学校功课难不倒我，你的数学王宝座，我会助你永久保存下来！”

“你对我那么好，我要送你一份礼物。”他们手拉着手一起走下楼梯，彩虹一面问道：“你喜欢什么？”

“喜欢每天见到你。”

“你不是每天都见到我吗？”

“但是今天……”

“今天为了数学，但数学的问题你已经为我解决了，而且我每天都来你家做功课，你怎会见不到我？”

“对，我怎么忘了？”乐宾拍一下自己的头，踏进客厅，看见女仆，乐宾叫住她：“珍姐，煮三丝面，要两大碗。”

转身面对彩虹：“趁这空档我们下盘棋好不好？”

“好极了！”和彩虹在一起乐宾就开心。

2

立德由学校回来，看见彩虹在花园扑蝴蝶。

“彩虹！”立德叫住她：“你好像很久没有问我数学，为什么？”

“不懂才问，懂就不用问。”彩虹继续扑她的蝴蝶，昨天下雨，今天春光明媚，“你说的！”

“你全懂吗？”

“我也不敢肯定，不过，最近我每次测验都是一百分，这算不算全懂！”

“看样子，你进步很大！”

“还不是托你的福，你年年拿奖学金，我也不好意思做蠢才，对不对？”
彩虹一挥手：“以后我的事，你少费心啦！”

“你忙来忙去在干什么？”立德见她跳来跳去。

“扑蝶啊！你没看见我追着那些蝴蝶吗？”

“你一向对蝴蝶没多大兴趣。”

“我没有兴趣，并不等于人家没有兴趣，我扑到蝴蝶，送给人家做标本。”

“谁？谁令你那么热心？”

“当然不是我的女同学，也不是甘宝珠。”

“甘宝珠？”

“你的女朋友！她昨天打了三次电话找你！”

立德面孔发烫，连忙否认：“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只是我的同学。”

“还不是一样？反正都是女的！”

“不一样，我与她无关，你千万不要胡说，妈知道了不得了，不好好念书，去交女朋友。”

“交了女朋友一样可以好好念书的！”

“你以前不是这样说的，你反对在校青年结交异性朋友，你自己也从来不交男朋友。”

“人是会变的，以前我们还是小孩子，现在我们都长大了，以前我们玩跳飞机、捉蟋蟀、放风筝，现在你会觉得这些玩意真幼稚，呵！我捉到了，我终于捉到了！”彩虹握紧网开心的叫，她一直走，却不是走回家，是走出大门口……

“好漂亮，我所有蝴蝶标本，它将会是最漂亮的。”乐宾回头看彩虹，她倒在一张皮椅里：“很疲倦，是不是？”

“我花了两个钟头才把它捉住，手痠、腿麻。”

“靠着休息，你喜欢吃苹果还是喝汽水。”

“我连苹果也懒得吃。”

“用不着你动手，动口就行了。”乐宾削了一个苹果，切开一小片，一小片，然后一片一片的送进彩虹嘴里，从来没有人对她那样细心体贴，彩虹心里很甜。

“过几天就到复活节，我们学校放假两个星期，乐宾，我们去旅行好不好？”

“旅行？我担心体力应付不下来。”乐宾心里渴望，可是又有点害怕：“我自生病后，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旅行？我能应付得下来吗？”

“我们不坐公共巴士，不远足，坐汽车，这样就不会太劳累。戴一顶帽子，不要让阳光直接照射，太阳便晒不到你。”彩虹在计划着。

“对！这样应该不会太吃力。”乐宾把最后一块苹果放进她嘴里：“我很久没有出门了，整天关在房子里，闷都快要闷死了。”

“决定去吗？”伯母可能不同意。”

“决定去！”乐宾很兴奋，面色似乎没那么苍白了。

蔡太太知道了果然激烈反对，认为彩虹实在太过份了，主意太多，要乐宾做他不应该做的事。

“我要和彩虹谈谈！”蔡太太很生气。

“谈什么？”乐宾也很冲动。

“她不应该拉着你，要你陪她去这去那，她根本不了解你。”蔡太太挥着手：“她……”

“是你不了解她，妈，你要明白，是她陪我，不是我陪她，她健康又活泼，还怕没人陪？拉我干什么？我能为她做些什么？”乐宾对母亲很反感：“她见我闷在屋子里，特地利用假期来陪我，你明白她的一番苦心吗？”

“如果她是为你好，我欢迎她天天来陪你，唉！孩子，我不是说她不好，她只是太年青，太天真，不懂事，她不应该要你去旅行的。”蔡太太说：“我要和她谈谈！”

“你和她谈，你触怒了她，我永远不出房门半步，也不要给我送饭！”乐宾一面走上楼梯一面说：“我绝食！”

结果当然是蔡太太让步，不过，他们去旅行的那天，简直像环游世界，起码气氛像，蔡太太派出平治六零零房车，司机，还要珍姐跟着去，食物呢？水壶几个，水果一篮，食物几大盒，可以请一个旅行团，太阳帽子有大有小，还有伞、扇子……乐宾什么都可以忍受，但他拒绝带珍姐：“她隔在我们当中干什么？”

“侍候你呀！冷了穿衣，热了扇风，抹汗，哎唷！我买了一打毛巾忘了放进去，还有，侍候你们吃东西，她不去怎么行？”

“伯母，我会照顾乐宾的！”彩虹说。

“你怎会照顾他呢？你自己还是个孩子，还需要别人照顾呢！”

“就由我照顾彩虹，我是个男人，我应该照顾她的！”

“你照顾她？那怎么可以？你身体还没有好，别人照顾你我还不放心，你怎能照顾别人？”

“我们现在就出发，珍姐，你不要跟着我！”乐宾拉了彩虹上车，把阿珍扔在车外。

乐宾叫开车，蔡太太在那儿跳脚，大骂彩虹是害人精，没家教。

乐宾和彩虹坐在汽车里，彩虹问：“疲倦吗？”

“怎会疲倦呢？坐在汽车里，根本没有动，我们今天去哪儿？”

“第一次出门，我不敢带你去太远，乌溪沙好不好？那儿有个青年营，有很多玩意儿，但是，我怕太激烈，我们还是找块空地野餐。”

“你喜欢运动，我陪你！”彩虹摇一下头：“我答应过伯母照顾你，我不能令她太担心，我责任很重！”

“她穷紧张，好像我是个婴儿。”

“她关心你，也是为了你好，靠着，很快就到了！”

那天阳光很好很温和，彩虹为他把那件厚毛外套脱下，里面只有一件红白色格子图案羊毛衣：“冷吗？舒服吗？”

“舒服极了，衣服穿太多，连动作也呆笨，我不明白妈为什么老要我穿那么多衣服。”

“怕你冷坏，戴顶帽子。”彩虹到处看看：“我们在那里野餐，好不好？”

“好！那儿清静，风景又好。”乐宾叫司机把东西拿过去，说：“食物太多了，留下一些你自己吃。”

“彩虹铺好台布，司机马上动手拿餐具，乐宾把东西拿过来，说：“你回车上休息吧，这儿没有你的事了。”

“少爷，我要帮忙准备野餐。”司机很坚决。

乐宾生气：“是你和陆小姐野餐？还是我？”

“我把一切做好，便会离去。”

“但是，你在这儿碍手碍脚，我们怎样野餐？怎样安排？与你无关。”

“对不起，少爷，太太吩咐我侍候你的，太太不准少爷动手做任何事。”

“好笑，我又不是废人，我有手有脚，什么事我不会做？什么事我不能做？”

“但是太太……”

“好！你回去向太太报到，车我也不要了，我们坐火车回去。”乐宾不明白，最近人人跟他作对，大概母亲不喜欢彩虹，唉！非要回家向母亲讨个公道不可。

司机求援地看着彩虹，彩虹的看法和乐宾是一样的，她陪他出来，是希望他见见阳光，多做运动，于是，她骗走他，“一切由我来做，你回去休息好吗？”

“你做？答应我不让少爷操劳？”

“当然！”

司机放下东西，很高兴的回到车里去。

乐宾沉默着，拿着叉子，有点不开心。

“呆瓜瓜的在那儿干什么？把食物拿出来呀！”

“你让我做！”乐宾开心得叫起来：“我还以为你像他们，把我当废人看待。”

“你不做，我一个人做，你是少爷，我也是小姐呢！你不做我打你！”

“我做，我乐意做。”乐宾兴奋地拿这拿那。

“刚才我只不过撒个谎，他怎肯走。”

“还是你够聪明，硬拼，真是没有用。”

“慢慢来，忙坏了，伯母可不放过我。”

“别把我当个泡沫，一吹就破，我这么一忙，胃口开了，看见食物想吃。”乐宾坐下来，把一支鸡腿子放在碟子上递给彩虹。

“你还侍候我呢，呵！伯母知道更心痛。”

“她是穷紧张，我根本没有事。也许有点贫血，先天的，妈说，她怀着我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当然贫血啰！跑步、打球，太阳太猛，我是有点受不了，暂时的，但是，不太用气力的事，我都能做。”乐宾吃猪扒，吃得津津有味。

彩虹想，乐宾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人，他不快乐，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而乐宾除了面色不够红润，一切都不错，蔡太太关着他，居心何在？

母亲爱护儿女，大概都是没理由的。

“彩虹，太阳把你的面颊晒得像苹果，你是个女孩都不用戴帽子，我带了帽子有点像福伯，土里土气，我想把帽子拿下来。”

“好啊！”乐宾戴了顶宽边帽，是有点像下地耕田的福伯，像他那样漂亮的男孩戴这种帽子，实在有点不伦不类，破坏了形象，可是想了一想，蔡太太说过乐宾晒太阳过久会晕倒的，要是他晕倒怎么办？于是，彩虹连忙说：“不，不要拿下来。”

乐宾皱皱眉：“你和妈都认为我那么没用。”

“不，不一样的，因为快到中午了，太阳会越来越猛，当然，我知道你受得了，但是，我想替你换顶帽子，你戴帽子挺好看的！”

“去车里换一顶，妈塞了五、六顶帽子在车里。”

“我去拿，挑我喜欢的。”彩虹马上跳起来，怎能令乐宾奔跑劳碌？“替我削苹果行吗？”

“我早有此意。”

彩虹跑得很快，一会，就拿了顶鸭舌帽来，那挺帽白色金边，很有型的，彩虹扔下宽边帽，为乐宾戴上鸭舌帽，她走远一点左右端详，然后拍着手掌：“好看极了，现在不像福伯，像个好俊的骑师。”

“是吗？可惜我看不到自己。”乐宾抚着帽子。

彩虹交给他一面镜，乐宾自己欣赏了一会，脸上透着笑容，他握着彩虹的手说：“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心意。”

“因为我们是朋友。”

“好朋友？”乐宾用恳求的眼神。

“嗯！好朋友。”

乐宾开心了：“我为你削个梨子。”

“饱了！一个吃不下。”

“一个吃不下，我和你分开吃，每人半个。”

“你吃吧！邱妈妈说，朋友不要分梨吃，会分离的。”

“我们还是好朋友呢！大家都不要吃。”

两个人收拾了东西，便去拍照，大约三点钟左右，彩虹回汽车拿毛巾给乐宾，司机说：“陆小姐，请你帮个忙好不好？”

“不要让你家少爷劳累？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拍照，很轻松的。”

“但是，太太要我二时之前带少爷回家，现在已经三点钟了。”

“两点钟赶回家，有事吗？”彩虹不以为然。

“少爷很久没有出门，平时也是和陆小姐散散步，今天十时左右就出门了，就算两点钟回家，起码要四个多钟头，但是现在开车，回到家已六点，太太怎能不担心？”

“你太太的担心是多余的，你看，乐宾不是很好吗？老关着他你不觉得残忍？”

“我承认少爷很好，不过，太太的命令我不能不听。”司机苦求彩虹：“陆小姐，太太会责罚我的，你算是可怜我，帮我一次忙，求你了。”

“好吧！”彩虹呼一口气：“我只是不想你受罚。”

“谢谢。”

彩虹走过去：“乐宾，拍完了没有？”

“当然没有，你坐在那边，我替你拍张照片。”

“最后一张，我要回去了！”

“还早呢！”乐宾又郁郁不乐：“我知道你一定又担心我支持不住，其实，我很好嘛！”

“谁担心你，是我刚才吃多了东西，有点不舒服。”

“那就不要再拍了，马上回家。”

“拍一张相片，我还熬得住，最后一张！”

车到蔡家，蔡太太已在花园的大门口等着，看见儿子没事，吐了一口气，跟着就抱怨：“唉，一去就是大半天，把妈担心死了！”

“如果不是彩虹要回来，我们还要在外面吃过晚餐才回家，妈，我不是婴孩。”乐宾拖着彩虹的手说：“我要送彩虹回家。”

“刚回来又出去？”

“我本来就应该先送彩虹，她肚子不舒服，她怕你担心，坚持要先回来，妈，等会儿回家，我有事情和你商量。”乐宾拖着彩虹便走。

“男孩子没理由一天到晚耽在家里，不上学不工作，多没出息！医生？全世界的医生都只会叫人多休息。我躺在床上躺怕了，我对着房间就生气。明天我回学校见校长，要求复课。”

“你不要唬吓妈，你有病，怎能上课？又是彩虹的意思，是不是？”

“不是，彩虹还不知道我的决定，但是明天会和她一起上课，我还要接她下课。”

“不行，妈什么都可以依你，这件事却不行，你身体有病，你没有精神上课。”

“我今天去旅行，一去六、七个钟头，不单一点事也没有，而且精神和心情都很好。”乐宾举起两条手臂：“你看，我像是有病吗？”

“乐宾，你听妈说……”母子一直争论到晚上，一个要上学，一个不答应，蔡太太知道扭不过乐宾，儿子一向倔强：“假如我是你，我不会赶着上学，反正你已办妥停学半年的手续，这半年你根本不用上课，那，何不好好利用这些日子？”

“干什么？”

蔡太太看了儿子一眼：“妈的眼睛还没昏花，我看得出你很喜欢邻家的彩虹。”

乐宾难为情的咬咬下唇：“她不可爱吗？”

“可爱，这女孩子最可爱了，美丽、纯洁又活泼，你不否认你喜欢她吧？”

乐宾垂首摇了摇头。

“可是，她也同样喜欢你吗？”

“这——我不知道。”乐宾惘然：“我没有问过她，也不好意思问她。不过，她常常来陪我，今天又来陪我去野餐，我相信她不会不喜欢我！”

“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猜想，她年纪那么小，根本就不想交男朋友，她大概是把你当哥哥。其实，你们认识了只不过短短两个月，好女孩不会在那么短的日子里决定喜欢一个人，况且你也没有表示追求她。”

“我不是不想表示，只是不知道怎样表示，我也没有女朋友。而且，如果我突然对她说我喜欢她，可能会马上把她吓走。”

“你忙着上学，她一样会被别人抢走。”

“怎么会？我上学，她也上学，我又不是到外国上学，我们仍然可以每天见面，根本和现在没有分别。”

“大不相同。”

乐宾看着母亲急了起来，坐在母亲身边，忙着问：“有什么不相同，分别在哪里？”

“彩虹漂亮、活泼、纯情，你承认，这样美丽的女孩子，当然人见人爱。你喜欢她，别的男孩子一样会喜欢她，是不是？”蔡太太可占了上风。

“是的，但我们认识在先，也没听过她以前有男朋友。当然，有人追求过她也不稀奇，但她显然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男孩子。”

“如果你们继续发展下去，应该没有问题，要是你加把劲去追求她，她很有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取消停学，马上上课，已经开课差不多三个月，你一向不甘落后，为了追上失去的课程，你一定要拼命念书。你忙着赶上功课，当然没时间再陪彩虹，要是那时候出现细心体贴、身体健

壮的男孩子追求彩虹，你可能失去她！”

“她不会那么容易变心！”乐宾摇一下头。

“不能说她变心，你们初相识，大家只不过是朋友，她有权交朋友，你也可以。”

乐宾马上纠正：“我们是好朋友！”

“好朋友又怎样？她答应过你什么？她不会认识你两个月就向你许下承诺，她多交几个男朋友也不是她的错，更不能说她变心。”

“那——我怎么办？”乐宾徬徨了。

“还不简单，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一方面把身体调理好，一方面加把劲追求彩虹，到你身体好了，和彩虹的感情巩固了，然后再继续上学，反正一年级你要重读的。”

乐宾轻叹一口气。

“吃晚饭吧，饭菜都冷了。”

“我要好好想一下，事情未解决我吃不下。”

蔡太太也不敢迫他，他肯考虑就好。

乐宾想，停了学追求女孩子实在太不像话，但自己有病，虽然能走能吃，打球就不行了。趁着病未好和彩虹打好基础，何况还有母亲支持。

终于，他还是决定停学，十月再上课。

3

邱立德由学校回来，在花园碰见彩虹，她正在往外走。

“最近为什么不找我补习？”立德叫住她：“你不要做高材生了？”

“我为什么不要？我现在就是高材生，而且今年的全科第一，我是拿定了？”

“全科，数学呢？我不替你补习，你顶多得个七十分，怎样争第一？别忘了有个永远八十五分的对手。”

“不久前才来了个数学测验，你猜我拿了多少分？”

“多少，顶多给你七十五。”

“七十五分。”彩虹哈哈笑：“七十五谁会要？告诉你吧！我九十七分，又是A！”

立德用犹疑的目光看她：“最近没问功课，又没有找我替你温习，测验有九十七分？”

“试卷在老师那儿，明天发测验卷，我立刻给你看，你就不能不相信了。”

立德摇一下头。

彩虹昂昂脸：“别以为我没有你邱立德就站不住脚，你不插手，我反而进步更快，哼！”

彩虹说着，出花园去了。

立德回房间洗过澡，换了衣服，到厨房吃点心。

邱妈妈进来，吩咐厨房准备晚餐，立德把她拉过一边：“妈，彩虹最近是不是经常外出？”

“对啊，连下午茶也不回家吃，每天的点心都剩下来，再这样，我不设下午茶了，你回来肚子饿了，吃鲜奶、饼干吧！”

“彩虹天天出外玩，又不找我补习，她的成绩反而好，谁会相信？”

“彩虹不是出外玩，她一下课，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就到蔡家去，晚饭前才回来，刚才她回来是忘了拿东西。”

“蔡家？她去蔡家做什么？”

“大概是蔡少爷看她做功课，彩虹每天都是开开心心地回来，蔡少爷一定很用心。”

“妈，蔡家在哪儿？蔡少爷又是谁？”

“你怎么忘了，你这孩子，就记着念书、打球。蔡家是刚搬来的邻居，蔡少爷是蔡家少爷，他念过大学的，最近身体不好停学，他可以全心全意看彩虹的功课，彩虹就有这个福气。”

“怪不得没有我温功课反而进步，原来有个全职补习老师。”立德喃喃的。

“立德，你在说什么？”

“没有什么，这么说蔡少爷是难得一见的好人。”

“立德，妈眼光向来不错，那蔡少爷一定是想追求彩虹，彩虹对他也似乎不错。他长得好看，说不定蔡少爷将来就是陆家娇婿。”

“彩虹年纪还小，她不懂这些。”

“彩虹是不懂，但蔡少爷二十岁，应该懂。”

立德闷不作声，拿了一盒鲜奶出去。

走出客厅，刚巧电话铃响，他拿起电话：“陆宅！”

“请邱立德先生听电话。”女孩子的声音说。

“我就是！你是哪一位？”

“宋艾莲！今天开会的时候坐在你右边。”今天下课后，立德的确参加过学生会会议，但他没有注意坐在他前后左右的人。

不过，肯定她是大学里的同学，否则，她怎会知道今天学校开会，还有陆家的电话。

“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开会，知道你喜欢看《屠龙记》，刚巧表哥送我两张赠券，我们明天去看好吗？”

“我没有说过喜欢看《屠龙记》，只是说《屠龙记》老少咸宜。”立德马上更正，连对方是怎样的人都不知道，怎可以和她去看电影？

“老少咸宜，应该也合适你，或者你考虑一下，明天学校见面时你再告诉我！”

“喂！宋艾莲同学……”

对方已经收线，立德耸耸肩，放下电话。

立德回房间做功课，不禁又想起《屠龙记》，彩虹还是孩子，迪士尼的影片最适合她，彩虹一定会喜欢。

明天是星期六，上午回学校开会，下午没有课，彩虹根本不用上课，明天散会后马上买戏票，陪彩虹看，逗她开心。

吃晚饭时才知道彩虹不回家吃饭，立德有点失望，不用问，一定又在蔡家吃饭。

吃过晚饭总要回家的，因此，他也不灰心，于是和母亲说好：“彩虹回来通知我！”